

社会学视域下的蔡国强作品《海市蜃楼》

王小慧

西安美术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5

摘要：“此时此地”是本雅明描述艺术经验时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意指当下的感受或经验，这样的当下时是独一无二无法替代的。此时此地的蔡国强、此时此地的作品都是在多元的情况下最终形成的结果，本文旨在以运用本雅明“此时此地”的概念为理论基础，从蔡国强此时身份的形成、对蔡国强的作品“海市蜃楼”进行理解与分析。

关键词：此时此地；蔡国强；当代

一、“此时此地”蔡国强身份的形成

蔡国强身份的多样化与驳杂性造就了此时此地的他。此时此地的蔡国强，亦是承载了过往几十年经历的他，他身份的多样化与驳杂性最终才得以成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受特殊历史时期社会动荡的波及，中国尚未构建完善的艺术生态培育体系，现代艺术发展长期处于滞缓状态。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转折不仅释放了本土艺术家积压多年的创作热忱，更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窗口，域外蓬勃兴起的现代及当代艺术思潮与实验性作品如潮水般涌入，在年轻一代艺术群体中激起强烈的探索欲望。在此背景下，“八五美术新潮”作为自发性的艺术革新运动应运而生，这场由多地青年艺术家群体联袂推动的创作浪潮，不仅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转型的突破性历史节点，更通过系统性引入国际前沿艺术作品，为亟待突破传统桎梏的青年创作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参照体系。蔡国强正是这场艺术觉醒运动中的典型代表，其在接受西方现代艺术思维范式冲击后，主动开展跨语境的艺术对话，通过吸收先锋艺术理念与形式语言，实现了个人创作范式的革新与重构。

蔡国强1985年自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毕业，后经过了近十年的日本旅居生活，1995年蔡国强赴美国发展之际，适逢后现代艺术蓬勃发展的多元阶段，西方艺术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流派裂变与形式创新。波普艺术、新现实主义、地景艺术、行动艺术等诸多先锋流派在西方开放的文化土壤中破土而出，这些诞生于二战后的艺术形态，恰逢解构主义思潮对传统哲学体系发起颠覆性冲击。艺术领域开始反思既定权威范式，试图打破制度性框架的桎梏，转而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创作空间。这些艺术运动所展现的多样性、强烈的主观表达倾向以

及内在的矛盾张力，构成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核心特征。蔡国强通过深度接触这些艺术思潮及实践案例，不仅完成了个人艺术语汇的体系化建构，更在创作思维层面获得突破性启迪。这种对感性表达形式的执着探索，促使其将更多精力投入当代艺术语言的创新性发掘。可以说，西方当代艺术生态为蔡国强艺术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最直接的养分供给。

蔡国强在旅居日本期间，开始探索火药创作绘画的艺术手法，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蔡国强的艺术创作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张力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其突破传统二维空间的创作桎梏，将艺术实践从密闭的展览空间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场域。赴海外后，全新的现代艺术生态确实点燃了蔡国强的创作热忱与思维活力，但骤然直面全然陌生的文化场域，他也历经了从艺术边缘向国际舞台的艰辛跋涉与探索。这种跨文化艺术家的特殊身份，恰似棱镜般折射出中西方艺术演进的不同轨迹，激发其突破单一文化框架的创作灵感，正如解构主义消解既定结构，他在全球化语境下颠覆了非此即彼的文化表达范式，开创性地融合东西方艺术精髓，将文化夹缝中的边缘处境转化为创作优势，最终成为国际当代艺术版图的重要坐标。

在世界艺术格局中，蔡国强堪称独树一帜的存在。尽管其艺术实践深植西方语境，却始终保持着超越地域界限的视觉张力，构建出“传统现代表达”的独特美学体系。陈丹青先生评价其“精准捕捉了持续引发全球共鸣的在地性特质”。定居纽约多年仍坚持母语思维与东方生活范式，这种文化坚守恰源自其故乡泉州的开放基因——这座海丝起点之城赋予他兼容并蓄的艺术胸襟，早年跨文化接触经历更成为其创作源泉。在父亲传统观

念的映照下,反而催生出突破。自我性格边界的艺术勇气,这种文化张力最终转化为其作品中独特的爆破性力量。此时此地的蔡国强历经上世纪末的改革开放,经历了日本与美国甚至更多国家文化的影响,最终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海市蜃楼这个作品的呈现是综合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以及蔡国强前几十年艺术实践的经验的成果。

二、蔡国强作品《海市蜃楼》

“海市蜃楼”一词最早出现在蔡国强的艺术生涯中是2011年12月,蔡国强在多哈的阿拉伯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个展,名为“Saraab”,这一阿拉伯语的中文意思为“海市蜃楼”。蔡国强这一作品也以《海市蜃楼》命名,而这一作品是蔡国强为自己的当代艺术中心奠基仪式所作的爆破计划,也是其火药系列作品与当代科技的结合而呈现出的艺术作品。海市蜃楼作品的主要媒介为烟花和无人机技术,其作品共由双塔东传、盖里手稿、海市蜃楼、满城尽开刺桐花、终曲五部分组成。海市蜃楼作品是一种充满奇幻与神秘的当代艺术表现。在璀璨的夜空下,烟花如同一把把火炬,照亮了整个夜空,并在黑暗中盛开,绽放出炫目的色彩。每一朵烟花都仿佛在讲述着一个动人的故事,让观众沉浸其中。蔡国强巧妙地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烟花这一载体,将人们的情感和思绪引向了更高的层次。在烟花的绽放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世界,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好。

蔡国强的家乡福建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泉州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代表之一。海市蜃楼是一种罕见的自然现象,通常发生在海洋或湖泊上空。在海市蜃楼中,人们可以看到远处的景象,如岛屿、船只、建筑物等,仿佛这些景象被投影到了空中。由于泉州拥有广阔的海洋和温暖的气候,因此也会出现海市蜃楼这一现象。对于蔡国强来说,福建泉州的海市蜃楼是他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他通过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和创意,将海市蜃楼的景象呈现出来,表达了自己对家乡和海洋的深厚情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蔡国强的家乡福建泉州场域与海市蜃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自然现象不仅给当地带来了独特的旅游资源,也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为当地的文化和艺术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此时此地概念下的《海市蜃楼》

本雅明的“此时此地”^[1]概念强调的是对当下、即

时和具体情境的关注。他主张人们应该放下过去的经验和成见,全身心地投入到当下的事件中,以自主判断力去领会和把握事件本身的独特意义。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对现实和具体情境的敏感性和反应能力,认为只有在具体的情境中,人们才能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和意义。同时,本雅明也强调了现代都市体验在人们的生活和思考中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现代都市的语境中,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和体验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从本雅明的“此时此地”概念来看,蔡国强的《海市蜃楼》作品正是体现了这一概念的精髓。作品通过具体的情境和即时的事件,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和意义,同时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海市蜃楼》这一作品因为其作品媒介与形式的不同,所以作品的呈现需要多因素配合才能达到最初的效果。因此其也具备了体验的即时性这一特征,由艺术体验的此时此地性,使观众在观看烟花表演时,能够感受到烟花绽放的瞬间和情感是即时传递的。这种即时性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作品中,与艺术家和作品产生即时的互动和共鸣。因此《海市蜃楼》作品在第一次呈现后,无论是艺术家再次表现还是互联网的视频资料,它们已然成为了作品“图像的图像”,再想去对这场艺术表演进行艺术欣赏与接受时也不再成为可能。这种空间与地方的特定性使得作品与观众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作品与自己生活的共鸣。

关于艺术创造与展示活动,物理维度的经营始终是创作者及策展团队的核心考量。艺术载体与物理空间的互动始终处于动态演化中: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客体需嵌入特定象征空间;文艺复兴以降,架上绘画崛起使作品渐趋脱离环境依存;及至当代艺术形态走向多元,创作及展示场所突破传统美术馆、博物馆等权威场域,向废弃工业设施、地下空间、乡野景观等非正规场所扩散。正是基于这种空间观念的嬗变,“场域”作为更具阐释深度的理论范畴,开始进入艺术理论研究的视野。

从艺术界维度看,对场域的认识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而这一概念自提出以后,学界就从未停止过对这一概念的讨论。1966年,极简主义雕塑代表人物罗伯特·莫里斯提出:“艺术作品要脱离作品性,使其跟空间、光和观众的视域发生关系。”^[2]在此理论框架中,莫里斯着重阐释了艺术客体、展示环境及接受主体三者间的动态互文关系。此阶段的场域概念尚停驻于感官认知层面,而地景艺术则对场域理论进行了创造性拓展。在地

景艺术实践中,场域已跃升为蕴含社会意涵的立体空间结构。尼古拉斯·德·奥利维拉、尼古拉·奥克斯利、迈克尔·皮特里三人对“场域特定性”作出了较为宽泛的阐释:“作品的外观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品得以实现的那个空间的构型……一个空间的重要性可以体现在以下很多方面:空间的规模、一般特征、建筑材料、它过去的用途、它在重大历史或政治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等等。^[3]”20世纪80年代,极简主义雕塑代表人物理查德·塞拉的《倾斜之弧》事件对“特定场域艺术”的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学者权美媛提出的特定场域将原先的物理空间扩展至社会非艺术领域,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不仅具有艺术性,同时指向社会生活和社会话题,承载着文化交流和话语辩论。由此观察可知,“空间”已突破单纯承载艺术活动的实体维度,演变为蕴含多重对话关系、具备文化话语权的“场域”形态。特定情境下,艺术创作本身即构成完整的策展行为,要求观众深度参与,在创作与阐释的交互中构建临时性场域。尽管学界对蔡国强的艺术实践存在持续争议,但其作品在特定场域中构建的文化对话机制无疑具有范式意义。权美媛认为“场域特定艺术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现场,有异于工业社会制作生产出来的毫无差异的通用商品,选择特定的地点是考虑到每件作品都有不同的指向,而空间作为一个突出的特点这点是毋庸置疑的”^[4]。蔡国强作品的特点之一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所选择,因为作品会在特定场域内迸发出无限意义与活力。蔡国强的最新火药艺术创作海市蜃楼也体现了“场域特定性”。他选择了他的故乡福建泉州作为艺术实践地点,作品的内容更是呼应了泉州这个特定的场域,而处于这个特定场域的艺术接受者也是特定场域成为必不可少的元素。于观众而言,他们对作品的意义感知需要在特定的空间中才能够实现,“场域之所以不同于空间,不同于地点,不同于位置,就在于它将人本身、人的感受和体

验,人的活动和交往,人和空间、环境、构筑物的互动和关系,以及场域所在处的历史、文化、记忆在整体上构筑成了一个综合体”。海市蜃楼这一作品的创作思想不止把泉州与艺术家童年的联系在了一起,也将在场的艺术接受者与泉州连接在了一起。自杜尚将现成品挪入美术馆展览时,这种对现成物的创意转化深刻影响了后续艺术实践,蔡国强便属受启发者之一。若特定场域的择取是构建情境特异性的关键要素,那么在其部分装置创作中,常植入需观众介入的微观叙事线索,这种设计使观者实质上被创作者“延请”至作品内部,转而成为特定场域艺术生成机制中的活性元素。蔡国强的海市蜃楼作品在家乡泉州的艺术实践也为泉州的艺术生态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升了泉州的文化形象和知名度,同时也为泉州的公众提供了新的艺术体验和感知方式。通过现场观看烟花表演、参与相关的艺术实践,亦有助于培养泉州市民的艺术兴趣和参与度,促进文化多样性和社会进步。蔡国强《海市蜃楼》这一作品也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社会互动与参与、艺术与科技的结合以及文化产业推动等多方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瓦尔特·本雅明.艺术社会学三论[M].王涌(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 [2] 罗伯特·莫里斯.雕塑笔记.第4部分:超越物件,艺术论坛[J].纽约:艺术论坛1969
- [3] 尼古拉斯·德·奥利维拉,尼古拉·奥克斯利和迈克尔·皮特里.装置艺术[M].伦敦:泰晤士与哈德逊出版社,1994.
- [4] 权美媛.《连绵不绝的地点——论现场性》,佐亚·科库尔;梁硕恩编,王春辰,何积惠;李亮之译:《1985年以来的当代艺术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